

“走自己的路,画自己的画”

深切缅怀邵大箴先生

杰出驭者 不朽名师

■许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会长)



2006年,邵大箴先生与夫人奚静之在家中书房

噩耗传来,邵大箴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哀信袭人,悲心难已。一时间,大家都难以接受。

去年11月,我在北京的展览,邵先生欣然前来,开幕式上还慨然致辞。他前后坐了几个小时,话不多,却始终面带微笑。我的那个展,题为:所念皆山。邵先生出身长江之畔,浸润在大山大水之中,对山水最有会心。今年元月5日,大家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型画展,为几位先生的九十高龄祝寿,其中便有邵先生。那天邵先生莅临,并在开幕式上致辞,斯文正气,掷地有声。他对中国绘画寄以厚望,对时下的一些风气给予批评,并倡言:走自己的路,画自己的画,我自心存宽广。大音希声,大象永存!今天想来,这一席话直若邵先生给予我们的最后的赠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艺术大地上,活跃着一批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一方面他们戮力研究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积极编译和推介世界上优秀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流派,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潮和深刻转型,为新一代的艺术青年的成长提供鲜活的精神和思想的武器。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中国美术的教育和发展,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以中国文化的自觉精神来构建中国的美术理论与美术史学的学科建设。邵大箴先生正是这批卓有影响的理论工作者中最杰出的代表。六十年来,邵先生耕耘勤励,著述不辍,为中国的美术理论和史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孔子曾经面对众人的评说,自励是驾驭马车的人,却不是车上的射手和枪手。理论研究工作正如驾驭马车,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是从他们那里收获武器,汲取滋养,掌握思想的力量;正是从他们那里,借助马车,获取广袤的视野和一个时代的精神之力,实现时代的艺术创造。我们这一代人,伴着时代成长,有谁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有谁没有从他所精心编辑的《美术》《世界美术》《美术研究》中收获精神滋养?邵先生正是以他突出的造诣、丰繁的著述、深刻的识见,而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的精神导师,成为这个时代的艺术战车的驾车人。

前段时间,《邵大箴美术批评文集》新书发布。文集囊括了邵先生六十多年来

的美术批评文章,既展示了中国艺术创作与研究的时代历程,又彰显了他的关于中外美术批评方面的深刻思想。这个文集首先以六十多年的美术批评的视野,铺展开中国艺术时代创作的宏大画卷,凸显了他的具有深刻中国印痕的美术批评思想的演进历程。这个历程兼及现代艺术创作的众多命题,其时代性、前沿性的生动特征格外明晰。这个文集还突显着理论建设的宏大关怀。真正的艺术批评不仅是解剖现象,提出批评,而且是以深刻的识见来提出饱满的伦理价值,呈现批评性的人文力量。邵先生的批评视野的核心中总蕴涵着世界优秀文化的博大关怀,蕴涵着中西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伦理关怀,并以此来剖析具体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现象,以更饱满的义理之光来照亮批评的田园。这个文集还集中地体现了邵先生这一代理论家的质朴之风。在他的文章中,没有光怪陆离的观点,更无离经叛道之说。他总是扣牢问题本身来析解问题,总是聚焦现象来澄明现象,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批评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朴实而华的特点,为中国的美术批评作出卓越的榜样。

邵大箴先生热心水墨画的创作。他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时,曾系统学习过油画和水彩,但他更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的水墨画。他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中慨然谈到:我觉得水墨画更亲切,最自然,到现在画了几十年了,画起来自己感觉很愿意画,很得手。他的水墨画尺幅虽小,但视野却宏大。烟山远雾,空濛翻转,山止川行,风禾尽起,自有一种生生之气。他的笔墨中涵着一种飘洒,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尽显陶然生机。我曾将之称为一种诗性的表达,一种烟山如水的诗性表现。年初的那个展上,展出了几张他的较大尺幅的画,笔墨放逸,生机盎然。我曾向他表示心中的喜欢。他的会心一笑,此刻仍如在目前。

邵先生对于中国油画的发展功不可没。中国油画学会成立近三十年,始终受到了邵先生的关怀和指导。思想马车真驭者,艺术长征感名师。邵先生的宏博的理论研究深深地影响和塑造了我们一代人,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的美术创作中,活在时代中国美术工作者的心中。

文心墨韵著典章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

邵先生——邵大箴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学界长者。所谓有口皆碑,是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艺术创作诸多方面的成就皆得到公认,受到赞誉。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评价尤重人品与学问,以及德与才相互融参与映辉所呈现的人格气象。87岁高龄的邵先生在从艺从教60年的生涯中,书写了许多平凡而富有光芒的人生诗篇。中国美术馆早有为邵先生举办展览的计划,原因在于他是一位能与新中国美术发展脉搏息息相关且与时代时时共振的思想者、学者、教授、艺术家。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自身丰硕的学术与艺术成果,更在于他的艺术史论及艺术评论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健康发展。

纵览邵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可以提炼为七个关键字,即“教”“编”“译”“著”“评”“绘”“书”。

1955年,邵先生被国家公派前往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学习,1960年学成归国,在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从事美术史教学工作。在美院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他先后指导过上百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令人敬佩的是每篇毕业论文都留下了邵先生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笔迹,这些文字既反映了邵先生治学严谨的为师风范,更倾注了其耕耘于杏坛的一片苦心。所谓薪火相传,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优秀的学者、画家、教师,以文而化,德润心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为“教”。

邵先生先后担任国内美术界三本重要学术期刊的主编。他长期担任《美术研究》杂志主编,并在1978年参与《世界美术》杂志的创办,担任编辑部负责人(《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均为中央美术学院学报)。1985年又被任命为《美术》杂志主编。他始终站在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该如何前行、西方现代艺术该如何借鉴的学术高度,去编刊撰文、推荐学者、扶持新人,并以新的理论指导艺术实践,为守正创新、稳中求进的美术发展而不遗余力,包括编辑重要的美术教材,在客观、全面、公正的编辑过程中,勾画出中国现代美术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形态。是为“编”。

邵先生是较早翻译西方重要艺术史著作的学者,由他所翻译的“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的《论希腊人的艺术》一书,早已成为艺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也依然是艺术界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他的翻译“信、达、雅”,“静穆的伟大,高贵的单纯”,如此诗意浪漫却又大气磅礴的语言,体现了他对原著精神的深悟。其对直译与意译分寸的把握,使得译作富有恒久的学术魅力。是为“译”。

邵先生在教书育人、编辑杂志之余,依旧勤于著述,先后出版了《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欧洲绘画简史》(与夫人奚静之合著)、《西方

现代美术思潮》《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思考者、解答者、探索者对于中西美术之间纷繁复杂的艺术问题的专注、热情与赤子之心。其理论的生发根植他对古今中外史料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生发于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艺术的比较;结论于对历史成因、发展规律及现实之现象与本质的深刻认识。是为“著”。

毋庸置疑,邵先生的艺术理论与艺术评论对中国当代美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西方艺术的强势冲击,中国当代美术泥沙俱下,有关艺术、有关美、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建构,似乎纷纷失去了评价准绳,乱花渐欲迷人眼。邵先生对于传统及当代画家,多有高屋建瓴、独抒己见的精辟评述,不偏不倚、入木三分,中肯、贴切,令人在信服中感受到理论的高度、深度、温度。我更愿意将这些评论文章称为“灯塔”,吸引并指引着百舸争流的艺术之舟不会偏离航道。诚如他自己所言:“我深信,美术的历程是有规律可循的,美术的历史中藏有人们难以违拗的规律和原理。我关注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和未来走向,并愿意为之‘鼓噪’和‘呐喊’。”是为“评”。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邵先生为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的绘画同样淡泊纯净,天趣盎然。百万字精彩理论著述的光芒背后,是一位风格鲜明的优秀艺术家的身份。他出生于人文氛围浓郁的江苏镇江,曾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后赴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系统学习过素描、速写、水彩、雕塑等,且成绩优良。由此,绘画成了他一生的挚爱。他的学术研究严谨、理性,其绘画却一任情绪恣肆,充满感性的个人情趣与细腻的人文关怀。阅尽丹青春色,心会画事沉浮,意通古今墨韵,在理与情之间获得平衡。是为“绘”。

邵先生爱好书法,偶有闲暇即读帖、临池。他的书法风格也极为独特,简淡自然,含蓄内敛,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我们很难在他的书法作品里找到具体学某家或仿某家的书风渊源。这是在理论思维、笔耕不辍之外,以书法字象、字意、笔性、墨韵所作的审美散步,是学术与艺术在心灵层面的对话,人、书在此构成精神与形式的合一。是为“书”。

邵先生待人随和、为人真诚。他在《学术自述》中说:“我从事美术史论学习和研究也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惭愧得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这是一位来自中国美术界泰斗的谦逊自陈,其虚怀若谷的品性,是其学养深厚,经纶满腹,人文日新的根本所在。正是这样的人、为师、为艺的态度,令人仰之弥高。

“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史论家、艺术教育家、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于2024年7月25日10时56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0岁。他用一生贯彻着‘做诚实的人,画诚实的画’这句箴言。他为师、为艺、为人的谦逊品格将会永远照耀中国艺术的前行之路。”